

重構原漢關係：臺灣文學裏原住民族、漢人移民與殖民者的跨種族接觸

詹閔旭

國立中興大學

前言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發展根植於一九八〇年代以降的原住民族運動，《高山青》(1983)、《原住民》(1985)、《原報》(1989)等原運刊物既是弱勢原住民族爭取訴求的運動宣言，同時也掀起「從街頭到案頭」的原住民族漢語書寫浪潮。¹ 值得注意的是，漢人知識分子在這一波原住民意識的傳播與流通，同樣扮演不可低估的角色。一九八四年，漢人作家、學者與出版人共同創辦《春風》叢刊，規劃「山地人詩抄」，這是戰後臺灣首度以特輯形式刊登原住民文學作品。魏貽君認為，《春風》詩叢刊突顯出漢人出版體系在臺灣原住民族羣自覺運動的位置(31-38)。一九八七年，吳錦發

* 本文初稿曾於二〇一七年六月二五日以〈華語語系／世界裏的原住民〉為題，宣讀於中興臺文所、哈佛大學東亞系主辦的「華語語系·臺灣：二〇一七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4-25 June 2017，國立中興大學，臺中市。我要感謝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李時雍、UCLA 亞洲系博士候選人蔡林縉、清大臺文所陳芷凡教授、Wesleyan University 東亞系黃郁婷教授在這篇論文撰寫過程提出的建議。我也誠摯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讓論文得以更加完善。

1. 參董恕明(2013)，頁 29-55；魏貽君(2013)，頁 267-301。另外，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興起除了緊貼一九八〇年代臺灣社會變遷，也呼應一九六〇年代北美印地安民族、極區伊紐特族、一九七〇年代北歐沙米人、紐西蘭毛利人等國際原住民族權益爭取運動，可參考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2009)，頁 759-763。

May 31, 2019 收到稿件 / December 03, 2019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48 (Jan. 2020): 73-95

編選《悲情的山林：臺灣山地小說選》，該書收錄戰後臺灣文學裏十一篇與原住民相關的小說，深刻勾勒原漢種族的跨文化相逢，成為另一里程碑。² 這本小說集收錄的作家只有二位具原住民身份（田雅各、陳英雄），其餘如鍾理和、鍾肇政、李喬、胡台麗、古蒙仁等作者皆為漢人。一九八九年，吳錦發主編《願嫁山地郎：臺灣山地散文選》，儘管原住民族作家比例增加至八位，仍以漢人作家總數量佔多數（十六位）。

有別於大多數研究側重原住民作家的創作表現，這一篇文章將焦點放在漢人作家筆下的原漢關係。從字面意義來理解，「原漢關係」是指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族羣互動模式。不過，人類學者謝世忠提醒我們這個詞彙的深層意涵，他主張原漢跨族羣互動「經時間與情境催化，竟會生成出種族化自己或種族化他人的現象」（87），也就是將特定生理特徵與文化價值加諸於某一族羣身上，比方說天性懶散、熱情、會唱歌、智力較差等等。易言之，原漢關係不僅是跨文化接觸史的描述，更涉及認識論與價值判斷的構築。因此，我們如何理解漢人作家的原住民書寫？臺灣漢人作家如何書寫原漢關係？不同世代與成長背景的漢人作家是否有大異其趣的關切重點？這一些議題耐人尋味。

目前研究側重在原漢二元關係及背後涉及的寫作倫理。原住民研究學者劉智濬的博論《認同、書寫、他者：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漢人原住民書寫》是最詳盡且深入挖掘此議題的研究，他剖析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李喬、鍾肇政等二十三名漢人作家的原住民書寫，主張臺灣漢人作家的原住民書寫並未引領漢人自身更深入認識原住民族，而是「通過書寫他者以追尋自我認同」（3），這些創作的終極關懷並非原住民，而是漢人寫作者的自我認同營造。劉智濬認為這一些作品代表了多元文化脈絡下重新打造臺灣漢人認同內涵的嘗試。董恕明和劉亮雅也採納相仿觀點。董恕明強調漢人楊牧的原住民創作跳脫漢人世界，是「對其個人在族羣、階級、時代以至生命際遇與美感經驗的『跨出』」（2010: 158）。劉亮雅則讚許漢人舞鶴的原住民書寫，「重新發掘了『本土』所具有的駁雜歷史文化」（2010: 29）。相較之下，黃郁婷則抱持批判性立場，認為舞鶴小說雖精準表現後殖民小說的主要特色，卻「讓原住民在舞鶴的後殖民主體追尋裏淪為修辭手法」（125）。

奠基在上述學者的原漢二元研究基礎，這一篇論文將延伸他們的觀點，進一步探討二十一世紀初的小說如何引入殖民與全球戰爭歷史背景，藉此構築原住民族、漢人移民與殖民主之間更耐人推敲的互動。論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歷

2. 吳錦發的《悲情的山林：臺灣山地小說選》（臺中：晨星，1987）出版不到五年，山本真知子和下村作次郎將之翻譯成日文譯本《悲情の山地：台湾原住民小説選》（東京：田畑書店，1992），充分說明此書的影響力。

史脈絡回顧，我將梳理二十世紀末期（一九八〇年代以降）臺灣漢人所建構的原漢關係論述，剖析臺灣社會如何發展出「向原住民贖罪」的情感動能。我把此情感又細分為「人道主義」和「國族主義」兩種類型。第二部分則是本文論述重點，我擬透過甘耀明《殺鬼》(2009)與李永平《大河盡頭》(2008、2010)的文本分析，勾勒二十一世紀初期臺灣文學對贖罪意識更為複雜的呈現。有別於二十世紀末期「原住民 vs. 漢人」的原漢二元模式，我認為這兩本二十一世紀初的小說把原漢關係置放在全球殖民帝國主義大舉擴張的時間點，思考西方／日本殖民主義、華人移民、原住民族三方的跨種族接觸，有助於重構臺灣文學裏的更為繁複、多元的原漢關係框架。

壹、一九八〇年代以降贖罪意識主導的原漢關係

人類學者謝世忠最早全面性梳理戰後臺灣社會的原漢關係，他認為臺灣的原漢關係有三種截然不同的內涵：(一)漢人移民政府及其代言人自視為拯救、教化、保護原住民族的「模範民族」，而原住民族是落後、需要教化的民族；(二)原住民族菁英把漢人視為壓榨、迫害原住民族的「邪惡民族」，而原住民族是受迫害的民族；(三)漢人人道主義者為自己同胞過去所為感到羞恥，自責為「帶罪民族」，而原住民族是受迫害的民族(78-85)。這三種論述的影響力各有消長。不過，伴隨一九八〇年代原住民運動的崛起，漢人知識分子開始批判性反省歷來以漢人為本位的原漢關係，轉從多元文化主義脈絡重構臺灣漢人主體想像。以贖罪感為驅動力的原漢關係躍升為當代臺灣漢人的原住民觀主導情感。

什麼是贖罪意識主導的原漢關係？我認為一九八〇年代以降臺灣漢人所建構的贖罪意識主導的原漢關係論述，其內涵及其生成歷史脈絡可細分為二：「人道主義」和「國族主義」。首先是「人道主義」類型，依據謝世忠的說法，贖罪意識主導的原漢關係是漢人人道主義者為了回應一九八〇年代原住民運動的產物。上述吳錦發編選的《悲情的山林：臺灣山地小說選》鮮明地折射出漢人人道主義精神以及與原運的互動。《悲情的山林》是臺灣第一本「原住民」文學選集，由漢人擔任主編，並以漢人作家作品為主。《悲情的山林》和吳錦發隔兩年後主編《願嫁山地郎：臺灣山地散文選》(1989)，這一本書收錄作品不少完成於一九八〇年代以前，但這些作品在此時間集結、出版、獲得迴響，絕非偶然，具體回應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風起雲湧的原住民族文化復振運動，也涉及原漢關係的變遷。吳錦發在該書序言提到，這本書的編選動機是：

我痛心感受到身為橫霸的漢民族一員是如何羞恥，對於臺灣的原住民同胞，我們虧欠他們的那麼多！〔……〕我們應該誠意地重新檢討以往我們對待原住民的種種態度，甚至，我認為我們必須加倍地關心我們的原住民同胞，應為我們祖先在歷史上的行為向他們「贖罪」！(3)

這本書所呈現的原住民論述，與同時期原住民族作家的原住民論述截然不同：如果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原住民族作家的原住民論述以爭取正名、呼籲平權、傳達原住民族認同回歸為訴求；相較之下，漢人作家的原住民論述則強調漢人在臺灣歷史上帶給原住民族的迫害、歧視與剝削。貫穿《悲情的山林》的核心情感驅動力正是原住民族作家與漢人作家的原住民論述共構而成：「贖罪、自省與原住民文化復振」(劉智濬 56)。

以贖罪意識為主導的原漢關係論述深具倫理意涵，呼應當代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批評立場。根據維若希尼(Lorenzo Veracini)的看法，殖民主義與定居者殖民主義分屬截然不同的概念。殖民主義是指外地少數入侵者與在地多數人之間的宰制關係，定居者殖民主義則是用來描述移居者落地生根，成為掌握權力的「在地」(indigenous)多數；殖民主義是外部勢力的遠距統治，定居者殖民主義則是內部的權力結構(5-6)。華語語系學者史書美強調，臺灣目前以漢人為主要人口，並由漢人掌握政治、經濟、教育等不同權力，臺灣顯然是標準的漢人定居者殖民主義，須留意漢人主導文化施加於當地原住民以及新移民的宰制(12-13)。

其次是「國族主義」類型。贖罪意識主導的原漢關係之內涵及其生成歷史脈絡不僅對應漢人人道主義精神，亦迂迴地折射出國族主義驅力，此現象在一九九〇年代隨著臺灣本土意識抬頭之後更為顯著。臺灣本土派重量級作家葉石濤小說《西拉雅末裔潘銀花》(1990)恰好反映此現象。《西拉雅末裔潘銀花》描述西拉雅族女子潘銀花與五位不同族裔背景男人之間的互動，藉此象徵臺灣原住民族與外來移民的跨文化相逢。西拉雅族是臺灣原住民平埔族一支。自十七世紀以來，臺灣平埔族與外來人口往來密切，尤其在漢人大規模移民來臺以後，平埔族文化遭到同化，書名的「末裔」一詞清楚呼應西拉雅族終將邁向滅亡的命運。

小說題目使用「末裔」描述平埔族，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一本小說頗有替原住民族向漢人移民發聲、控訴的使命感。值得推敲的是，作者刻畫的原住民女性一改柔順沉默的受難者形象。小說其中一幕描述潘銀花遭到強暴，藉此隱喻外來者對原住民族的迫害：

兩隻巨大而毛茸茸的手掌使勁的掐住了她的脖子〔……〕那時候潘銀花本來可以站起來反擊的〔……〕但是潘銀花不想這麼做，看樣子，這漢子並不是壞到要置他於死地，但只要得到滿足就行了。而男女之間的這碼子事，以潘銀花而言，只是天地之間最自然不過的事。她的族人對此類事一向持有寬容的看法。隨他去，只要他洩了就沒事。潘銀花像豐饒的大地般，接受了那豐富的雨露。(88-89)

潘銀花面對陌生人強暴，她的反應是「持有寬容的看法」、「像豐饒的大地般，接受了那豐富的雨露」。我們發現，葉石濤以「暴力的性」隱喻外來者的征服慾望，卻又予以自然化、常態化，主張這「只是天地之間最自然不過的事」，這是相當驚人的描述。

葉石濤筆下的贖罪意識透露出一九九〇年代逐漸蓬勃發展的臺灣國族主義。葉石濤在不同場合解釋，潘銀花這個角色一方面控訴臺灣漢人加諸在原住民族的傷害(2000: 99)；另一方面，他也盼望潘銀花成為包容臺灣多種族衝突的大地之母：「為什麼要寫平埔族人的故事，原因是要促進臺灣多種族彼此間的融合」(賴美惠 85)。女性主義研究者李元貞一針見血指出，葉石濤「大地之母」的說法並不罕見，巧妙呼應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逐漸浮上檯面的族羣融合論述(153)。換句話說，漢人筆下的原漢關係刻畫不再是為了原住民弱勢主體發聲，反倒迂迴地折射出一九九〇年代逐漸蓬勃發展的臺灣國族主義。

我們不妨參照澳洲的狀況，進一步說明贖罪意識和國族主義的纏繞。澳洲和臺灣有不少相似處，兩地皆是外來移民墾殖者(白人、華人)為主導的國家，澳洲原住民也像臺灣原住民一樣長期遭到主導文化壓抑、迫害與歧視，兩地近年來也湧現出對原住民的贖罪意識，且政府公開向原住民致歉。不過，澳籍文化研究學者阿邁德(Sarah Ahmed)尖銳地批評，近幾年澳洲白人面對當地原住民油然而生的白人贖罪意識(white guilt)，逐漸蛻變為國家機器與大眾傳媒刻意形塑而成的國恥，³ 她指出「恥辱不僅是一種惡待他者的體認，也是一種建國行動。恥辱讓我們『把我們的認同確認為國家』。這種體認重新贖回國家的完整性，或者透過

3. 贖罪意識(guilt)和恥辱感(shame)是不同的概念。我們之所以產生贖罪意識，主要是因為自己做了一件不該做的事情；但是恥辱針對主體自身，恥辱是源自於自尊與自信心的全面喪失，因而看輕自己。參 Jacoby (1991)，頁 1-4。阿邁德嘗試把所謂的澳洲白人贖罪意識(white guilt)重新概念化為恥辱，目的是希望強調澳洲白人的罪咎感，「不只是一種承認自身加諸於他人的不義之舉，更是一種建國運動」(Ahmed 102)，涉及國家主體的塑造。

『壞情緒等修辭替我們自身歷史定調』，進而達成與國家自身和解」(102)。從阿邁德的觀點來看，澳洲政府之所以勇於坦承過去對原住民造成的傷害，表面是為了撫平跨族羣接觸產生的歷史傷痕，骨子裏潛藏了國家中興圖強敘事(a narrative of national recovery)，意欲藉由主流種族向原住民族致歉、和解、投射出國族共榮願景(109)。換句話說，贖罪意識可能淪為一套政治語言，目的是宣告這些前殖民地已然脫離殖民主義掌控，形塑新興獨立國家的國族認同(Johnson 193-194)。

循此邏輯，葉石濤在一九八七年出版《臺灣文學史綱》奠定臺灣本土論重要論述者的地位，因此我們不妨把一九九〇年代出版的《西拉雅族末裔潘銀花》理解為臺灣本土認同的延續及深化。《西拉雅族末裔潘銀花》既是對原住民遭到漢人同化而覆滅的贖罪論述，更成了把原住民文化納入臺灣文化光譜，藉此打造新興臺灣國族的和解論述，如同徐國明所強調：「葉石濤的『多種族』論述企圖以臺灣原住民族作為臺灣／中國切割的詮釋資本，自然而然地將原住民族納編其內，並且，透過與之混種、混血達到確立臺灣主體位置的目的」(245)。⁴ 換句話說，以往位居邊陲的原住民族在當代臺灣文化場域備受重視，恐怕是因為原住民性有助於形塑、展示一種新的文化典範，藉此與中國文化認同分庭抗禮。⁵

綜合上述討論，我一方面試圖指出贖罪意識是一九八〇年代以降臺灣文化場域的主導原漢關係論述，另一方面也突顯贖罪意識內涵的複雜性及變遷。一九八〇年代受到原住民運動影響，漢人人道主義精神驅動了贖罪意識主導的原漢關係。贖罪意識源自於臺灣漢人意識到先祖在歷史上帶給原住民族的壓迫，亦是對於當代漢人享盡社會優勢地位、資源、權益的尖銳反省。然而，一九九〇年代以後，贖罪意識逐漸和臺灣本土論述結合，展現新的面貌。此時期原漢關係想像乃是透過指認漢人墾殖暗黑歷史，標示出漢人移民過去四百年來在臺灣這一塊土地上的跨種族接觸和混融，形塑出有別於中國文化的臺灣文化想像底蘊。

4. 不少臺灣研究者業已針對臺灣文學主體性建構與原住民族文學主體之間的關係提出極深刻的相關思考，可參見：瓦歷斯·諾幹，〈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臺灣原住民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孫大川（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臺北：印刻，2003），頁 131-134；廖咸浩，〈「漢」夜未可懼，何不持燭遊：原住民的新文化論述〉，孫大川（編）（2003），頁 249-276。另可參考魏貽君(2013)的綜合性討論（頁 59-64）。

5. Hsinya Huang, "Sinophone Indigenous Literature of Taiwan: History and Tradition,"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3. 關於原住民性背後蘊含的深層文化政治意義，可以參見邱貴芬更詳盡的討論：Kuei-fen Chiu, "The Production of Indigeneity: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Cross-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 (2009): 1071-1087.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以贖罪意識為主導的原漢關係論述隱含一種肩負起責任的倫理行動，卻同時侷限了原漢關係的可能性及複雜性，讓漢人與原住民皆困陷在二元結構，而無法更全面關照到漢人壓迫結構以外的原住民重層受壓迫處境。原住民的壓迫只來自華人移民？顯然不是。巴蘇亞·博伊哲努強調臺灣原住民族與世界上其他原住民族有不少共同遭遇，可構成第四世界文學，他主張，倘若我們僅僅把原住民族遭遇限縮在原漢接觸之後的定居殖民地經驗，不免無法深刻勾勒臺灣原住民族與世界原住民族集體承受的遭遇、感受與記憶(34-35)。換句話說，除了華人移民以外，英國、西班牙、法國、日本等近代殖民帝國主義列強深入世界各個角落的侵略行動，同樣帶給原住民族深遠影響。如果原住民的壓迫不只來自漢人移民，漢人移民如何回應原住民族所遭受的來自其他種族的壓迫與傷害？我們如何勾勒漢人與原住民族之間尚未／被挖掘的潛在倫理關係？

簡單勾勒完一九八〇年代以降贖罪意識的原漢關係發展歷史脈絡，接下來，我的分析將推進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我認為此時期臺灣文學對贖罪意識下的原漢關係衍生出更截然不同的呈現。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小說視野的擴大。當代臺灣小說偏好描寫荷蘭或日本殖民主義，乃至於大大小小戰役，藉此把臺灣重新放置在東亞與世界版圖框架（劉亮雅 248），此書寫趨勢連帶也影響了臺灣漢人的原住民書寫。我認為，有別於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原住民 vs. 漢人」的二元關係論述，二十一世紀初臺灣小說開始把原漢關係置放在全球殖民帝國主義大舉擴張的時間點，思考西方／日本殖民主義、華人移民、原住民族三方的跨種族接觸，值得一觀。

底下，我將選擇甘耀明《殺鬼》和李永平《大河盡頭》為分析對象，具體分析原住民族、華人移民、西方與日本殖民主三者之間的跨種族接觸。我挑選臺灣文學史上這兩位不同世代的客籍作家作品，原因有二：（一）他們二人作品裏時常觸及原住民議題，分析他們二人的原住民書寫有其代表性。⁶（二）這兩部二十一世紀初小說跳脫漢人墾殖移民史，轉而從世界殖民與戰爭史角度刻畫原住民。甘耀明《殺鬼》講述一則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客家少年投身太平洋戰爭的故事，李永平《大河盡頭》則描寫一位客籍少年與荷蘭姑媽的婆羅洲大河登山之旅。這兩部小說有不少相仿之處。首先，兩位小說家皆以鬼島為隱喻，描繪出臺灣與婆羅洲這兩塊島嶼的跨種族文化接觸與殖民歷史幽魅。其次，這兩部小說將原住民、

6. 李永平早期作品〈婆羅洲之子〉、〈拉子婦〉皆涉及原住民與跨種族通婚，甘耀明從早期短篇小說到《殺鬼》、《邦查女孩》長篇小說不但安排原住民角色，也融入原住民神話傳說。這兩位客籍作家長期處理到原住民題材，並非偶然。客家族羣由於居住地靠近原住民部落，因此不少客籍作家作品都頻頻可看見原住民身影，可參考黃美惠(2015)。

華人移民、殖民主義的跨種族議題放到更宏觀的太平洋戰場，讓在地歷史得以與世界殖民史接軌，據此展現有異於以往的種族思索。接下來，我將透過這兩部小說深入剖析華人移民如何回應原住民在全球殖民主義下的生存難題，以期跳脫既有的原漢關係二元框架，重構臺灣文學裏的更為繁複多元的原漢關係。

貳、日本殖民主義與原住民慰安婦：甘耀明《殺鬼》

甘耀明是苗栗客籍小說家，早期作品選擇故鄉苗栗獅潭為背景，融入在地風土民情和鄉野傳奇，並調度詩意奇幻的文字描寫關牛窩客庄不同族羣互動交流的軌跡，他的作品《神祕列車》(2002)、《殺鬼》、《喪禮上的故事》(2010)都具備以上特色。我選擇分析的《殺鬼》出版於二〇〇九年，榮獲二〇一〇年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這部充滿魔幻寫實色彩的小說以少年帕為主角，小說背景設定在日治末期至國民政府遷臺初期，時值政權轉換之際，側寫出臺灣人彼時迷惘而擺盪的後殖民身份認同。

《殺鬼》蘊含大量原住民元素。首先，小說描繪這一位擁有三個名字的漢族少年——劉興帕（漢名）、鹿野千拔（日本姓名）及 Pa-pak-Wa-qa（原住民姓名）——居住於多元種族混居之地，讓我們得以一探原住民、漢人與日本人的跨種族互動情況。其次，這一本小說把不少臺灣原住民神話如巨人哈陸斯、洪水神話融入小說敘述，重新賦予原住民神話故事迥異面貌（黃美惠 39-63）。一九七〇、八〇年代為了贖回臺灣人遭到國民黨政府禁斷的歷史記憶，鍾肇政、李喬等人撰述以日本殖民地為背景，形構出臺灣後殖民歷史小說傳統（陳建忠 52-58）。甘耀明《殺鬼》延續此傳統，不過他的小說呼應臺灣解嚴後崛起的多元族羣觀念，致使它和前行輩作家以漢人家族史為核心的日本殖民地書寫大相逕庭，劉亮雅指出：「《殺鬼》則出現原住民文化、傳說與神話，泰雅族女孩拉娃更成了主角。此一安排自然與一九八四年開始，風起雲湧的原住民運動提升原住民意識，以及解嚴後強調多元族羣觀念有關」（2018: 224）。

〈爸爸，你要活下來〉、〈她喊加藤武夫時，沒有布洛灣了〉這兩章觸及日人、漢人與原住民的互動，格外引起我的注意。〈爸爸，你要活下來〉這一章描寫尤敏與拉娃這一對父女。隨著太平洋戰況加劇，人力吃緊，日軍開始大規模招募臺灣人從軍，尤敏正是被強制徵召的其中一員。拉娃擔心父親尤敏一去不復返，雙腳死命扣住尤敏的腰，以「人鎖」方式留人。日軍長官命令帕拆散二人，然而這一對原住民父女的身體緊緊交纏，皮肉相黏，血管互通，宛如連體嬰。

帕停下手，和父女對看〔……〕他使出殺手鐮了，冷酷說：「我會扯死你，留下你父親。」便掀開蓋著尤敏肚子的小布，去扯開拉娃的腳。〔……〕那一刻，他驚異，看到拉娃的雙腳和尤敏的肚皮融成一塊，因過力拉扯而裂傷，血噴出來。他要拉娃夾緊腿、再緊一點，直到尤敏快不能呼吸了。原來，尤敏用磨利的指甲割破自己的肚皮和拉娃的腳，等兩邊的傷口癒黏，長出的血管互通了。尤敏把養分輸給拉娃，拉娃把睏意輸給尤敏。他們是生命共同體。帕趕緊跳車，感到自己做錯什麼，一陣暈眩，得扶著路邊的樹休息。(79)

〈爸爸，你要活下來〉把戰爭期間骨肉分離的故事賦予極度魔幻血腥的隱喻。小說裏的原住民與漢人皆遭到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只是漢人代表（帕）與日本殖民政府更為親近。帕稱日本人為義父，協助日人父親訓練軍隊，並壓迫原住民投入一場不屬於他們的戰爭。如果日本人是殖民者，原住民是被殖民者，漢人在此既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深刻展現了日本殖民結構下的種族化階層。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漢人帕的角色是殖民主義協力者，當他必須強行拆散拉娃與尤敏這一對父女，仍「感到自己做錯什麼，一陣暈眩，得扶著路邊的樹休息」。為此，帕私下偷偷幫助這一對父女，編造謊言欺騙義父：「騙他說，無論自己如何用力，都解不開骨肉情誼」(80)。帕在這一本小说被描述為天生神力的奇人，他沒有力氣解開這一對父女嗎？恐怕不是。真正的原因應是骨肉分離的血腥場面驅動了帕原先遭到國族主義壓抑的人性，讓他無法違背良心行事。

〈爸爸，你要活下來〉這一章呈現國家認同與個人良知之間的拉扯辯證。其他人從軍的理由千千百百種，或是基於金錢利誘，或遭脅迫投身軍旅，然而帕報效國家理由很單純，高漲的愛國心，「不給我薪水，我也當兵」(179)。有趣的是，帕的愛國情操屢遭挑戰。身為臺灣人的帕，除了他無論再怎樣努力也無法完全變成正統日本人，動搖了他的日本認同（劉亮雅 2018: 237-239；陳芷凡 165-167），我想更進一步指出，當帕面對弱勢他者時，同樣迫使他不得不跳脫國族主義之框。帕初次見到這一對原住民父女，他其實不將他們視為生命，帕的眼中只存在國家、任務、戰力。當帕強行分離父女兩人，鮮血從撕裂的傷口汨汨流出，他突然意識到：「他們是生命共同體」。這一句話既強調父女是相依存的「共同體」，更重要的是，提醒著帕以及讀者，他們是活生生的「生命」。巴特勒(Judith Butler)主張，框架操縱了我們的認知，掌控了我們對生命的差別對待，定義了哪一種生命才稱得上生命；唯有突破既有的認知框架，才能暴露出主體的認知框架早已佈滿政治權力的穿刺與精心布置，同時讓以往不被視為生命的存在重獲生機(recognized as

life) (Butler 12)。從「不把他們視為人的國家主義框架」到「視其為生命的人道主義框架」，我們窺見原住民、華人、日本殖民者三方跨種族遭遇的情感變化。

另一則原漢跨種族相遇的章節〈她喊加藤武夫時，沒有布洛灣了〉講述相仿故事，意義卻更形複雜。這一章描寫一名來自太魯閣的原住民慰安婦，即便身懷五個月身孕，仍無法休息，日日忍受年輕力壯軍人的性侮辱，最後因失血過多致死。臺籍原住民小兵加馬目睹日籍長官對原住民慰安婦拳打腳踢、性侵、虐殺，加馬向同袍娓娓道出日軍文化的黑暗面：

加馬說這段實情是斷續完成，中間穿插在場者的驚駭、暴動與寧靜。首先是坂井發出勝利微笑，笑加馬早該誠實說出。等到加馬接著說出慰安婦被打時，坂井的表情猛然煞車，眉頭快掉下，喝令加馬不要再講，那完全是瞎掰出來的。加馬仍講下去，講到日軍在中國強姦女學生時，坂井顫了一個突，跳將出來，狠狠賞加馬一個嘹亮的耳光，叫他閉嘴，再說就打。（甘耀明 186）

這一段再次呈現國族主義框架與人性之間的角力。戰爭時期為了解決軍人生理需求，慰安婦被理解為完成聖戰的犧牲品，慰安婦的生命遭到剝奪，淪為（洩慾）工具，而男性軍人對女性的同情則遭到國族認同的制約，將慰安婦制度合理化。當加馬緩緩道出這一羣慰安婦被暴力相向，老兵坂井「表情猛然煞車」、「顫了一個突」，坂井急於制止加馬，是因為他擔心慰安婦的眼淚、哭聲、鮮紅的血液將激起聽者以往遭到國族戰爭之框約束的同情心。

巴特勒強調，情感(affect)在戰爭情境底下必須被權力體系嚴加審查(Butler 39)。美軍在二〇〇三年佔領伊拉克以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刊登一系列美軍虐待戰俘的照片，引發喧然大波。當時部分保守派媒體嚴厲指責不該批露這一系列照片，因為這將危及美國人民所信仰的價值核心，讓美國變得「不美國」，同時也將波及美國在伊拉克的戰事。對巴特勒來說，保守派主張不得流通照片，目的不在禁止照片本身，而是禁止情感流動，以期控管民眾憤怒情感所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40)。

美軍虐待戰俘事件在本質上與《殺鬼》的原住民籍慰安婦情節有所呼應。當帕獲知原住民慰安婦的悲慘遭遇，親眼見證她們在眼前死去，捧著不成形的嬰胎，帕的震撼難以言喻。他徒手握刀，「利刃割入帕的掌肉，鮮血直冒」(甘耀明 195)，甘冒日本軍團分崩離析的後果，也要找欺負這一名原住民少女的士兵算帳。小說採用非常魔幻寫實的筆法講述帕如何為受辱的原住民慰安婦挺身而戰，一個人單挑整個日本軍團，帕的舉動正是出於對人性的回應。我們可以發現，慰安婦和戰

俘／敵軍在戰爭之框裏原先都不被視為生命，唯有跳脫戰爭之框，才可能從人性角度重新思考他們的真實生命情境。儘管這麼做，極可能危害國族認同的基石。

〈爸爸，你要活下來〉、〈她喊加藤武夫時，沒有布洛灣了〉這兩章展現相當複雜的日本人、臺灣漢人、臺灣原住民之間的跨種族接觸。客籍小說家甘耀明在《殺鬼》刻意融入原住民題材，頗有為原住民發聲的壯志，這巧妙地呼應了身為客家人的帕跳脫日本國家主義戰爭之框，企圖回應原住民遭受日本殖民主義壓迫的受難經驗。不過，當我們細讀故事，帕終究未與日本國家主義正面衝突。《殺鬼》收束這一起日籍軍官性侵原住民慰安婦事件的結尾耐人尋味，展現極為繁複的意義。帕挾帶雷霆萬鈞之勢抵達日軍練兵場，眾小兵擔心失控的帕鬧事，團團包圍：

槍兵隨即舉槍對準帕，雙手微微發抖，氣氛冷凝，等待值星官的再次命令。值星官遲不下令，是因為眼前那個傳說中的鬼軍曹，面對數百人包圍，還閉上眼，站著不動，感覺怕沒有任何殺傷力，反而是求死。

「掛反了。」帕終於張開眼說話了。

讓在場的人不明所以，順著帕的眼神看去，還是一頭霧水。

帕用握刀的手指著五十公尺外的日丸旗，大聲說：「巴格野鹿，你們怎麼搞的，把國旗掛反了。」（甘耀明 196）

「握刀的手指」背負了漢人少年替原住民少女伸張正義的許諾，「日丸旗」是日本國家主義的象徵，當「帕用握刀的手指著五十公尺外的日丸旗」，正好代表兩套認知框架的正面對決，場面一觸即發。帕終究未能揮刀砍下日本國旗，撕裂他的日本國家認同，批判日本殖民主義的暴行，反倒是透過向日本小兵指出練兵場的日本「把國旗掛反了」（彼時看似左右對稱的日丸旗其實有正反之分），證明他對天皇陛下忠心耿耿，藉此緩解日本小兵與漢人軍曹之間的緊張關係。換言之，帕意識到戰爭之框的荒謬、罪衍、非人道，但身為殖民地人民的他根本毫無能力逃脫日本殖民主義的全面性宰制，亦無法直面批判此結構的權力。

總結來說，《殺鬼》的原漢關係仍是以贖罪意識為主導，只不過跳脫原漢二元框架，把原漢關係放到日本殖民主義歷史脈絡，細膩演繹三方互動。漢人帕在《殺鬼》這一本小說裏奮死都願意為日本軍國主義國家機器而犧牲。然而，一但他面對原住民的受難經驗，無論是被迫從軍的尤敏，或者是遭到日本兵凌虐致死的慰安婦布洛灣，「為國家而戰」的認同立即遭到動搖，轉而回應原住民在日本

殖民主義底下所遭受的苦難。我認為《殺鬼》的原漢跨種族互動場景勾勒出一種從「為國家而戰」到「為原住民（遭受不公義的對待）而戰」的轉折，這樣的轉折提醒我們在個人家國認同、民族主義之外，如何回應他人的苦難。

與此同時，由於漢人——身為中間人（被）殖民者——同樣受制於日本殖民主義，致使殖民地的原漢跨種族互動、臺灣漢人為臺灣原住民苦難經驗發聲的策略並非正面衝突。帕在〈爸爸，你要活下來〉只能向日本殖民主撒謊替原住民脫罪，在〈她喊加藤武夫時，沒有布洛灣了〉則最終向日本國旗輸誠，這兩章皆隱含一種協商式的正義行動。

參、白人殖民主義與原住民鬼魂：李永平《大河盡頭》

有別於甘耀明《殺鬼》描繪日本殖民主義底下的原漢關係，李永平《大河盡頭》的原住民書寫意義更為複雜，主因是這一本小說故事背景發生於婆羅洲，不在臺灣。但是，當我們把這一位榮獲臺灣國家文藝獎肯定的重量級作家納入討論脈絡，臺灣文學所呈現的原漢關係將不侷限於在地歷史，而與世界原住民受殖民史接軌，有助於重構臺灣文學原漢關係的多元樣貌。

《大河盡頭》是李永平書寫婆羅洲的「月河三部曲」之第二部，分為上下兩冊；此書榮獲二〇一〇年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專家推薦獎。李永平出生於一九四二年的英屬婆羅洲殖民地，一九六七年留學臺灣，日後選擇定居臺灣。文字向來是李永平寫作特色，論者多年來往往關注中文書寫與中華認同間的辯證。⁷然而，《大河盡頭》嘗試挑戰此詮釋觀點：這本小說不寫中華性，而回過頭描繪故鄉婆羅洲。《大河盡頭》透過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觀點，敘事者是一名十五歲的華人少年永，與他的荷蘭姑媽克絲婷在中國農曆鬼月沿著卡布雅斯河溯流而上，意欲前往婆羅洲原住民族的聖山峇都帝坂。

《大河盡頭》延續李永平早期小說關懷，處理遭遇異文化的結構性問題（高嘉謙 48），而西方殖民主義施加在原住民族與婆羅洲大地的傷害貫穿整部小說：

——古晉來的客人，我偷偷告訴你喔：我肚子裏懷了耶穌。

——什麼？妳懷孕了？馬利亞·安孃，妳今年才幾歲？十二歲！

妳說妳肚子裏懷的胎兒是誰？耶穌基督？你們肯雅人口中的

7. 參林建國，〈為甚麼馬華文學？〉，《中外文學》21.10 (1993): 89-126；黃錦樹，〈流離的婆羅洲之子和他的母親、父親〉，《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1998），頁299-350；張錦忠，〈離散〉在臺馬華文學與原鄉想像〉，《中山人文學報》no.22 (2006): 93-105。

「納比·依薩」？而妳就是耶穌基督的母親，伊布·納比·依薩？〔……〕是誰讓妳懷了耶穌！

——峇爸·皮德羅。

——觀世音菩薩，我的媽！讓妳懷孕的人就是給妳施行洗禮，賜予妳教名「馬利亞」的那位西班牙老神父？（李永平 124-126）

小說裏的原住民少女懷孕这一幕不斷出現，宛如變奏。少年永沿著卡布雅斯的溯流之旅，看盡無數受性侵的少女，有的痴痴待在原住民長屋等待離去的西方男人，有的自殺死去化為鬼魂，四處飄盪，西方男人 vs. 受害的原住民女性成為這本小說一再重複出現的母題。小說家以原住民少女處子身隱喻婆羅洲開發史，推土機、怪手、探險隊船隻長驅直入，如同性侵，象徵歐洲殖民者施加在婆羅洲土地與原住民的種種殖民暴力（黃錦樹 2012: 249）。陳大為指出，當代砂華作家偏好在作品裏呈現原住民文化和雨林生態，目的是試圖保存遭受現代文明大舉入侵而迅速消逝的婆羅洲原始文化資產（2008: 276-277），《大河盡頭》同樣反映相仿的寫作策略。

令人玩味的是，在西方殖民 vs. 原住民受殖民者的結構裏，《大河盡頭》的敘事者——少年、男性、華人——站在什麼位置呢？我認為這本小說並沒有直書華人欺壓原住民的場景，而是將華人視為無能的旁「觀」者、「見」證者。李永平在處理這一段原住民鬼魂現身的場景，大量運用「眼睛」相關的意象。

我坐在舟中，只管楞楞望著她。

她凝起兩隻瞳子——那烏亮亮、潔淨無暇，宛如婆羅洲萬里無雲的夜空中兩顆孤星般，靜靜閃爍的眼瞳——定定瞅住我。兩片蒼冷的嘴唇戰抖著，急切地，猶豫地，好像想告訴我什麼事情，卻終究沒能說出口。

滿眼睛的話語。

我和她，支那少年永和肯雅小聖母，一個河中一個岸上，就這樣互望了二三十秒鐘。（李永平168-170）

少年華人主角朝聖山前進，在這趟旅程，受虐死去的原住民少女化為鬼魂，徘徊大河岸邊，聲聲呼喚主角，希望主角能暫時中止旅程，聽聽她的秘密。李永平在這一小段用了不少與「看」相關的動詞，這些措辭在中文的意義裏有些微差異。原住民少女鬼魂「凝起兩隻瞳子」、「定定瞅住我」，這些「看」帶有堅定、專注、強制性意味；相較於此，華人少年「楞楞望著她」，則帶有一種無可奈何、不知

如何是好的回應。面對受難的原住民少女的聲聲呼喊，小說主角選擇了不回應，在兩兩對看的過程裏，華人少年主角的「看」既表達出一種無能為力，也帶有一絲冷漠。

華人少年與原住民鬼魂之間的關係，除了再次強化西方殖民主義帶給婆羅洲原住民族的迫害，同時也提醒我們留意華人在殖民結構裏應該肩負的責任與正義。原住民少女鬼魂「招魂般的呼喚」，可與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倫理論述相互參照。列維納斯強調，臉龐是他者的語言。當窮困、弱小、老殘等脆弱的臉龐現身，我們便置身於暴力語境，必須回應他者臉龐的求助，「面對它我深感虧欠並且應為他做一切的事。我，無論我為何人，作為『第一人』(first person)，是他者認為可回應其呼求的人」(賴俊雄 16-17)。⁸ 我們每個人均背負著回應(respond)他者的責任(responsibility)。他者倫理透過強調他者的無盡性、絕對性、不對等性與他異性，藉此與囚禁在本體論思維的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分庭抗禮，因此有助於開展出從「主體認同」轉向「他者倫理」的論述空間(賴俊雄 14)。

面對原住民鬼魂的聲聲召喚，華人少年置之不理，愧疚感油然而生。這不禁讓人聯想起李永平早期成名作〈拉子婦〉(1972)。〈拉子婦〉以一名婆羅洲華人為敘事者，這篇小說講述敘事者的三叔娶了一位拉子(華人對婆羅洲原住民隱含歧視性的稱呼)，拉子婦在這個以大中華血統為尊的家庭裏，因為異族身份，備受侮辱。最後三叔另結新歡，遂將拉子婦與她所生的子女送回原住民長屋，拉子婦鬱鬱寡歡，沒多久靜靜地死去。〈拉子婦〉這一篇短篇小說透過婆羅洲華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的種族關係為切入點，細膩刻畫華人家族成員的種種歧視、偏見、侮辱如何將拉子婦一步一步往死亡悲劇推去。

不過，〈拉子婦〉和《大河盡頭》呈現大異其趣的原住民論述。〈拉子婦〉的原住民論述揭發大中華民族主義華人加諸在原住民身上的傷害與歧視；相形之下，《大河盡頭》所描寫的則屬於西方殖民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加諸在原住民身上的苦難，已跳脫華人原罪脈絡，直指全球維度。儘管《大河盡頭》重點放在原住民與外來殖民者的跨種族相逢場景，看似置身事外的華人旁觀者仍必須要勇於承擔、回應、伸張原住民所遭受的屈辱，即便那並非華人造成的苦難。藤兼(Candace Fujikane)有關夏威夷亞裔定居者的看法可強化此處的論點。亞裔定居者(Asian settlers)包含兩類人：(一)早期隨著墾殖事業遷徙到世界各地卻毫無政治權力的亞洲移民(二)握有實質政治權力的亞裔定居殖民政體。然而，藤兼提醒我們，無論亞裔定居者是否具備主導政治的權力，當我們使用亞裔定居者這個說法時，目的不在辨識他們究竟是否屬於殖民者，而是突顯他們對於原住民的義務，以及

8. 譯文出自賴俊雄(2013)；原文見Levinas (2007)，頁89。

亞裔定居者無條件支援原住民爭取自治的責任(Fujikane 7)。

從這個角度來看，李永平寫作《大河盡頭》，恰好出自回應原住民族悲境的倫理驅動力。在《大河盡頭》下卷，一位原住民少年如此對華人敘事者說：

記住：主曆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陰曆壬寅年七月初四，早晨，旭日下，發生在婆羅洲卡布亞斯河桑高鎮碼頭上的這一齣離奇、荒謬、慘無人道的悲劇。

你不可以忘記。

永，將來有一天，不管是以英文書寫，還是使用那圖騰一般神秘古老、符咒樣繁複瑰麗的中國方塊字，你必須把這樁事件寫出來——完整、忠實地，任何細節（無論有多悲慘血腥）都不得遺漏地寫出來，這是在婆羅洲聖山腳下親手交與你的任務。切莫辜負我的託付！（209）

「你不可以忘記」，原住民「我」親自託付華人「你」，務必將見證化為書寫。書寫在此化為一種見證，一種介入，積極介入原住民與西方殖民者的關係，介入原住民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這些介入也同時讓華人介入以殖民與侵佔為暴行所聚流成河的全球殖民主義現場。學者批判，這本小說未能正視華人在南洋的開拓史，進而梳理華人與殖民主義共謀的原罪（黃錦樹 2012: 247；高嘉謙 47）。誠然如是。然而，《大河盡頭》更進一步提醒我們，華人移民面對原住民所產生的愧疚感，並不一定只能源自於華人墾殖過程百般壓榨原住民的黑歷史，更可以超越民族主義框架，轉而從人道主義關懷出發，替原住民遭受的各式各樣權力關係所形成的不平等待遇與被殖民形態而發聲、吶喊、憤怒，將之視為自己理應承擔的責任。這是一種回應他者呼求、勇於承擔他者責任的行動，以期超越利己的政治性計算（賴俊雄 22）。

《大河盡頭》顯現出一種嶄新的華人和原住民的跨種族關係。這本小說深刻描繪婆羅洲原住民的創傷經驗，她們挺著肚子在河岸迴盪，不散，「傷口傳出充滿異質性與迷樣的哭聲」（Caruth 2-3）。《大河盡頭》的原住民鬼魂一方面表現出女性身心受創的典型徵狀，另一方面，飽受西方殖民主義迫害的原住民冤魂不斷喚起華人他者的人道主義關懷，呼求他關注「與（華人）他無關」的暴行。於是乎，原住民少女鬼魂一路尾隨華人少年，口中喃喃自語同樣字句：請你傾聽我的故事，請你聆聽我的故事，請你聆聽……

請誰聆聽？這涉及臺灣與婆羅洲之間的跨國連結。李永平出身婆羅洲，但他的文學活動均在臺灣文學場域，且已獲得國藝會國家文藝獎肯定，自然須把他放入臺灣文學史。然而，這一部作品仍然隱含跨國性。我認為李永平作品的跨國意

涵，不在作家身份，而是一部描寫異國原住民題材的作品對於臺灣讀者的意義何在？我想強調，李永平讓婆羅洲原住民在臺灣文學現身，提出不少值得深思的議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思考臺灣與婆羅洲之間隱隱浮現的南島語系跨國連結路徑。另一方面，也是更耐人尋味的面向，過去原漢關係總是被安置在華人定居殖民史，既然臺灣漢人與婆羅洲原住民不存在華人墾殖歷史為主導的跨種族倫理關係，我們也不妨思考臺灣漢人與婆羅洲原住民之間如何構築出新型態的原漢關係，一種定居殖民地結構以外的原漢關係。

結論

無論是臺灣的「漢人原罪說」，或是西方學界有關定居者殖民主義的觀點，其實都建立在定居者 vs. 原住民的二元論。自一九八〇年代，臺灣小說同樣反映這種漢人向原住民贖罪的意識，為了漢人過往佔領原住民土地、造成原住民文化凋零的史實表達懺悔之意，吳錦發主編《悲情的山林》、葉石濤《西拉雅的末裔潘銀花》是很好的例證。不過，有別於以往原漢關係所隱含的二元對立觀，這一篇文章試圖討論西方／日本殖民主義、華人移民、原住民族三方的跨種族接觸，以期重構二十一世紀初臺灣文學裏的原漢關係框架。我挑選李永平《大河盡頭》與甘耀明《殺鬼》為分析對象。這兩本小說都高度涉及原漢關係，也流露一種漢人無以名狀的贖罪心態，只不過這兩本小說皆將原漢關係放在殖民主義橫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背景，揭示出一種嶄新的跨種族關係。我們必須探問，原住民、華人、殖民者的跨種族關係重構出什麼樣的原漢關係呢？三方跨種族接觸的原漢關係框架有何意義？

首先，殖民者加入原漢關係之後，重構出何種嶄新跨種族關係樣貌呢？我認為，這兩部小說裏「華人」角色（臺灣漢人、婆羅洲華人）面對殖民者的迥異心態與歷史脈絡，皆影響了小說所呈現的原漢關係。甘耀明《殺鬼》須放在臺灣本土化歷史脈絡下加以解讀，小說設定一位擁有高度日本認同的苗栗客家人為主角，此安排顯然呼應臺灣本土意識脈絡下積極贖回日本記憶的認同轉折。不過，面對日本殖民記憶，甘耀明顯然不是毫無批評。小說家透過對原住民的憐憫、贖罪意識，一方面開展出對於日本殖民主義與國家機器治理的批評，另一方面，也批判性指出臺灣漢人與日本殖民者可能存在的共謀關係。於是乎，原住民讓臺灣漢人的認同產生內爆，啟動臺灣漢人反思自我認同、質疑自我的起點，側寫出「原住民性」(indigeneity)在當代臺灣文化論述裏佔據的位置。如果說甘耀明《殺鬼》筆下的臺灣漢人隱含日本認同，相形之下，李永平《大河盡頭》的婆羅洲華人則明顯抗拒西方殖民主義。李永平親身經歷殖民統治，因此，整部小說把時間設定

在印尼甫獨立建國，集中火力批評西方外來殖民者對土地(華人、婆羅洲原住民、馬來人)的迫害。此設定一方面讓反西方的「華人」角色將原住民視為同胞，不斷勾勒華人與原住民均飽受殖民者的剝削；另一方面，由於小說重點放在抗拒外來殖民勢力，架空了當地華人開墾婆羅洲土地的暗黑歷史，而意外開展出婆羅洲華人要如何回應當地原住民在西方殖民暴力下的悲劇。因此，這兩部作品的迥異歷史脈絡讓原住民族、華人、殖民者之間的跨種族接觸相當複雜，我們尤其需要留意這兩部小說裏「華人」角色(臺灣漢人、婆羅洲華人)面對殖民者的截然不同的態度。

其次，二十一世紀初臺灣文學所重構的原漢關係框架有何意義？其意義與價值有四：(一)當原漢框架重構為原住民族、漢人移民與西方／日本殖民者的三方跨種族接觸，有助於跳脫出以往原住民受害者 vs. 華人加害者的二元模式，從而讓原漢關係衍生出更多元、繁複的對立關係。這種嶄新的跨種族關係也讓原住民性的內涵更為豐饒；(二)當我們把西方／日本殖民者納入原漢框架，我們其實是把臺灣原漢關係從在地歷史放置在東亞與世界殖民史的脈絡，加以細細檢視。此舉有助於抗拒以國族敘事為主導的原漢關係，轉而去思考「世界中的」(worlding)原住民議題；(三)當我們把原漢框架擺放到東亞與世界殖民史的脈絡，一種比較式的原漢關係油然而生，我們要談臺灣的原漢關係，也應該留意婆羅洲的原漢關係，以及其他歷史時刻的原漢相逢場景；(四)過去原漢關係總是被安置在華人定居殖民史的反思，重構的原漢關係框架則擺脫了華人原罪的耽溺，進而理解原住民所經歷的各種形式創傷，促使華人回應各種形式的原住民族受迫害歷史(華人定居殖民歷史、西方殖民歷史、戰爭等)，從而構連出華人與原住民之間不以華人定居殖民史為主導的跨種族倫理關係。

總而言之，李永平《大河盡頭》、甘耀明《殺鬼》這兩本小說彰顯出二十一世紀初臺灣小說所呈現的跨種族關係，值得我們仔細推敲。⁹當然，這兩本二十一世紀初的作品仍有不少敘事窠臼，比方說從性別研究角度而言，這兩部作品皆再次複製男 vs. 女、外來者 vs. 原住民、殖民 vs. 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此外，不同性別角色面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也不一致，李永平《大河盡頭》尤為明顯著力刻畫「天真的」原住民女性無力抗拒西方文化的致命誘惑，而原住民男性往往是理性、精明、勇敢的傳統文化守護者，肩負為族人復仇的使命。從這個角度而言，

9. 原住民作家的書寫也朝向跨種族關係，礙於篇幅，此處無法開展，可參見林芳玫，〈「眾生喧嘩」還是「眾聲喧嘩」？《最後的女王》與華語語系研究〉，《臺灣文學研究集刊》no.21: 1-26。

新世紀的臺灣小說如何以更細膩、更繁複、從性別、階級、性傾向、宗教信仰等更多元交織(intersectionality)的角度描述臺灣的原漢關係，仍有待進一步開拓。

徵引文獻

- Ahmed, Sarah (2014). "Shame Before Other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2nd e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2010).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Caruth, Cathy (201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陳大為(2008)。〈消逝中的婆羅洲：砂華散文「場所精神」之建構〉。《臺北大學中文學報》no.5 (Sept.): 273-294。
- 陳建忠(2018)。《記憶流域：臺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新北市：南十字星)。
- 陳芷凡(2018)。〈戰爭與集體暴力：高砂義勇隊形象的文學再現與建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no.26 (Apr.): 157-184。
- 董恕明(2010)。《細雨微塵，如星開闢：綜論臺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書寫》(臺中：天空數位圖書)。
- 董恕明(2013)。《山海之內、天地之外：原住民漢語文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Fujikane, Candace (2008). "Introduction: Asian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US Colony of Hawai'i." *Asian Settler Colonialism: From Local Governance to the Habits of Everyday Life in Hawai'i*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42.
- 甘耀明(2009)。《殺鬼》(臺北：寶瓶文化)。
- 高嘉謙(2012)。〈性、啟蒙與歷史債務：李永平《大河盡頭》的創傷和敘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no.11 (Feb.): 35-60。
- Huang Hsinya (2013). "Sinophone Indigenous Literature of Taiwan: History and Tradition." Shih, Tsai & Bernards (eds.) 2013: 242-254.
- 黃錦樹(2012)。〈石頭與女鬼：論《大河盡頭》中的象徵交換與死亡〉。《臺灣文學研究學報》no.14 (Apr.): 241-263。
- 黃美惠(2015)。《甘耀明〈殺鬼〉中的臺灣原住民神話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 Huang Yu-ting (2015). *Between Sovereignties: Chinese Minor Settler Literature Across the Pacific*.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Jacoby, Mario (1991). *Shame and the Origins of Self-Esteem: A Jungian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 Johnson, Miranda (2011). "Reconciliation, Indigeneity, and Postcolonial Nationhood in Settler States." *Postcolonial Studies* 14.2: 187-201.
- 賴俊雄(2013)。〈回應鬼魂：當代政治幽靈遇見倫理臉龐〉。《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7.1 (Dec.): 16-17。
- 賴美惠(2002)。〈臺灣文學的點燈人：葉石濤先生專訪（上）〉。《國文天地》18.2: 80-86。
- Levinas, Emmanuel (2007). *"The Face,"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李永平(2010)。《大河盡頭（上下卷）》（臺北：麥田出版）。
- 李元貞(1992)。〈論葉石濤小說中的「臺灣女人」〉。《文學臺灣》no.3: 142-156。
- Liao Ping-hui (2016). "Sinophone Literature." Yingjin Zhang (ed.):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134-147.
- 劉亮雅(2010)。〈一九八七年以來臺灣後殖民小說〉。《文化實踐與社會變遷》no.1 (June): 15-41。
- 劉亮雅(2018)。〈重返一九四〇年代臺灣：甘耀明《殺鬼》中的歷史傳奇〉。《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26 (Apr.): 221-250。
- 劉智濬(2011)。《認同、書寫、他者：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漢人原住民書寫》，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
- Shih Shu-mei (2013). "Introduction: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Shih, Tsai & Bernards (eds.) 2013: 1-16.
- 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eds.) (2013).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Veracini, Lorenzo (2010). *Settler Colonialism: An Overview*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魏貽君(2013)。《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臺北：印刻）。
- 吳錦發(1987)。《悲情的山林：臺灣山地小說選》（臺中：晨星出版）。
- 謝世忠(2004)。〈族內異觀與類種族的族羣關係：三種界定臺灣漢人主體族羣的論述〉。《族羣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75-98。
- 徐國明(2008)。〈女性性慾的再現與批判：析論葉石濤《西拉雅末裔潘銀花》中的種族、性別與臺灣意識〉。《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no.14 (July): 239-262。
- 葉石濤(1986)。《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社）。
- 葉石濤(1990)。《西拉雅族的末裔》（臺北：前衛）。
- 葉石濤(2000)。〈發現平埔族：我為什麼寫《西拉雅末裔潘銀花》〉。《文訊》no.178 (Aug.): 97-99。

WORKS CITED

- Ahmed, Sarah (2014). "Shame Before Other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2nd e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2010).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Caruth, Cathy (201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han Tah Wei (2008). "Xiaoshi zhong de Poluozhou: Shahua sanwen 'changsuojingshen' zhi jiangou" [The waning Borneo: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spirit" in Sarawak Chinese pros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no.5 (Sept.): 273-294.
- Chen Zhifan (2018). "Zhanzheng yu jiti baoli: Gaosha yiyongdui xingxiang de wenxue zaixian yu jiangou" [The war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Tasaka Pioneer Force in literature].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no.26 (Apr.): 157-184.
- Chen Jianzhong (2018). *Jiyi liuyu: Taiwan lishi shuxie yu jiyi zhengzhi* [Memory flow: The writing of Taiwan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ew Taipei City: Crux Culture Studio).
- Dong Shuming (2010). *Xiyu weichen, ru xing kaihe: Zonglun Taiwan dangdai yuanzhumin Hanyu shuxie* [Drizzle and dust, flashing like the star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ese writing by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writers in Taiwan] (Taichung: Sky Book City).
- Dong Shuming (2013). *Shanghai zhinei, tiandi zhiwai: Yuanzhumin Hanyu wenxue* [Within mountain and sea, beyond heaven and earth: Indigenous Sinophone literature]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 Fujikane, Candace (2008). "Introduction: Asian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US Colony of Hawai'i." *Asian Settler Colonialism: From Local Governance to the Habits of Everyday Life in Hawai'i*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42.
- Gan Yaoming (2009). *Sha gui* [Killing ghosts] (Taipei: Aquarius Publishing).
- Huang Hsinya (2013). "Sinophone Indigenous Literature of Taiwan: History and Tradition." Shih, Tsai & Bernards (eds.) 2013: 242-254.
- Huang Meihuei (2015). "A Study on the Taiwanese Aboriginal Myths in Gan Yaoming's *Killing Ghosts*." Master thesis, Hakka Culture and Society Program,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 Huang Yu-ting (2015). *Between Sovereignties: Chinese Minor Settler Literature Across the Pacific*.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Johnson, Miranda (2011). "Reconciliation, Indigeneity, and Postcolonial Nationhood in Settler States." *Postcolonial Studies* 14.2: 187-201.
- Jacoby, Mario (1991). *Shame and the Origins of Self-Esteem: A Jungian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 Ko Chia Cian (2012). "Xing, qimeng yu lishi zhaiwu: Li Yongping *Dahe Jintou* de chuangshang he xushi" [Desire, enlightenment, and historical debts: A study of

- trauma and narrative in Li Yongping's *Where the Great River Ends*].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no.11 (Feb.): 35-60.
- Lai Chungsiung (2013). "Huiying guihun: Dangdai zhengzhi youling yujian lunli lianpang" [Responding to ghosts: When political specters encounter the ethical face]. *The 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7.1 (Dec.): 16-17.
- Lai Meihui (2002). "Taiwan wenxue de diandengren: Yeh Shihtao xiansheng zhuanfang (shang)" [The torchbearer of Taiwan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Mr. Yeh Shitao (part one)].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8.2 (July): 80-86.
- Levinas, Emmanuel (2007). "The Face,"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Li Yongping (2010). *Dahe jintou [Where the great river ends]*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 Li Yuanzhen (1992). "Lun Yeh Shitao xiaoshuo zhong de 'Taiwan nuren'" [On Taiwanese women in Ye Shitao's fiction]. *Literary Taiwan*, no.3: 142-156.
- Liao Ping-hui (2016). "Sinophone Literature." Yingjin Zhang (ed.):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134-147.
- Liu Liangya (2010). "Yijiu baqi nian yilai Taiwan houzhimin xiaoshuo" [Post-colonial fiction in Taiwan since 1987]. *Cultural Practices & Social Change*, no.1: 15-41.
- Liu Liangya (2018). "Chongfan yijiu siling niandai Taiwan: Gan Yaoming shagui zhong de lishi chuanqi" [Revisiting Taiwan of the 1940s: The historical romance in Gan Yaoming's *Killing Ghosts*].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no.26 (Apr.): 221-250.
- Liu Zhixuan (2011). *Identity, Writing, and the Other: Han Indigeneous Writing Since 1980s*. Doctori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 Ng Kim Chew (2012). "Shitou yu nugui: Lun Dahe jintou zhong de xiangzheng jiaohuan yu siwang" [Stone and female ghost: On death and symbolic exchange in *Where the Great River Ends*].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no.14 (Apr.): 241-263.
- Shie Shr-tzung (2004). "Zunei yiguan yu leizhongzu de zuqun guanxi: Sanzhong jieding Taiwan Hanren zhuti zuqun de lunshu" [Intra-ethnic heterogeneity and race-like ethnic relations: Three ways of defining Taiwanese Han ethnic groups]. *Zuqun renleixue de hongguan tansuo: Taiwan yuanzhumin lunji [A macro scopic study of ethnic anthropology: A collection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75-98.
- Shih Shu-mei (2013). "Introduction: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Shih, Tsai & Bernards (eds.) 2013: 1-16.
- 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eds.) (2013).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Veracini, Lorenzo (2010). *Settler Colonialism: An Overview*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Wei Yijun (2013). *Zhanhou Taiwan yuanzhu minzu wenxue xingcheng de tancha*

- [*Investgating the formation of post-war Taiwanese indiginous literature*] (Taipei: INK).
- Wu Jinfu (1987). *Beiqing de shanlin: Taiwan shandi xiaoshuoxuan* [*The melancholic forest: A collection of indigenous fiction*] (Taichung: Morning Star).
- Xu Guoming (2008). “Nuxing xingyu de zaixian yu pipan: Xilun Yeh Shihtao *Xilaya moyi Pan Yinhua* zhong de zhongzu, xingbie yu Taiwan yishi”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ritique of female sexuality: On ethnicity, gender and Taiwan consciousness in Yeh Shih Tao’s *The Last Descendant of Siraya Pan Yinhua*].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no.14: 239-262.
- Yeh Shihtao (1986). *Taiwan wenxue shigang* [*A brief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er).
- Yeh Shihtao (1990). *Xilayazu de moyi* [*The last descendant of Siraya*] (Taipei: Avanguard Publishing).
- Yeh Shihtao (2000). “Faxian pingpuzi: Wo weishenme xie *Xilaya moyi Pan Yinhua*” [Discovering the Pingpu: Why did I write *The Last Descendant of Siraya Pan Yinhua*]. *Wenhsun*, no.178 (Aug.): 97-99.

摘 要

本文探討二十一世紀初臺灣文學的原漢關係框架。有關臺灣漢人作家的原住民書寫，目前研究側重在原漢二元關係及背後涉及的寫作倫理。然而，有別於二十世紀末期小說呈現出「原住民 vs. 漢人」的二元模式，二十一世紀初的小說開始把原漢關係置放在全球殖民主義大舉擴張與戰爭期的歷史背景。這一篇文章將透過分析甘耀明《殺鬼》(2009)與李永平《大河盡頭》(2008、2010)，思考原住民族、華人移民、西方／日本殖民者三方的跨種族接觸，以期重構更為繁複、多元的原漢關係。

關鍵詞：原漢關係、漢人原罪、贖罪意識、定居殖民主義、《大河盡頭》、《殺鬼》

Reframing the Indigenous-Han Relations: Interracial Encounters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Chinese Settlers, and Colonizers in
Taiwan Literature

ZHAN Min-xu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ramework of indigenous-Han relations in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urrent scholarships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 by Han Taiwanese writers tend to focus on the indigenous-Han relations formulated within a binary opposition and the writing ethics behind it. However, in contrast to “the victimized indigenous people vs. Han settlers” model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is article calls attentions to two novel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which situate the indigenous-Han rel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geographical expansion of global colonialism and the wartime. It uses textual analysis of Li Yongping's *Where the Great River Ends* (2008, 2010) and Kan Yao-ming's *Killing Ghosts* (2009) to examine the cross-ethnic encounters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Chinese settlers, and Western/Japanese colonizer. Such a reading may help reframe the more complex and diverse indigenous-Han relations.

Keywords: indigenous-Han relations, Han settler guilt, guilt, settler colonialism,
Where the Great River Ends, *Killing Ghosts*

* 詹閔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兼任臺灣文學學會秘書長。研究興趣包括當代臺灣文學、移民研究、華語語系研究。論文散見《中外文學》、《臺大文史哲學報》、《臺灣文學學報》等刊物。